

母亲的眼睛

□张学璞

大约半年前，母亲做了一次肠胃手术，我们兄弟姐妹四人中只有大姐嫁在本地，照顾父母的担子多年来始终落在她一人身上。怕我们担心，母亲特意交代大姐不要告诉我们她手术的事情，但在一次偶然通电话中，我还是嗅到了些许信息，于是自责很久，建了一个大家庭之外的专属于我们四个人的微信小群。

大姐是群主。父亲、母亲已是古稀之年，他们的身体健康是我们最关心的，除此之外，微信群里大部分时间都很安静。

某个周五，我杭州出差结束返回舟山的路上，看到了大姐在群里发的消息，她说，母亲住院了，两个眼睛要做手术。我赶忙打了电话过去，先是打给母亲，没接，然后打给大姐，又没接，心便有点慌了。母亲的眼睛不舒服已经有好几年，之前一直催她去医院检查，她总以忙为借口推脱，母亲说，家里的鸡鸭呀狗呀猪呀……一大堆牲口等着我喂呢，怎么走得开？

末了，母亲又补一句，你爸一辈子没做过一次饭，我要出门了，他不得饿死。

于是一拖再拖，直至这个冬天。母亲的左眼睛是白内障，小手术，问题不大，但右眼睛迎风流泪，视力模糊，需要认真对待。我在电话里跟母亲商量好，现在年底业务冲刺，工作忙碌走不开，等元旦过后专程请假回去，带她去医院做手术。母亲说，那我等着你回来，你都快一年没回家了。

挂了电话，我有点难过，2008年大学毕业至今，我有将近十年时间是在南方工作生活，我家那个偏远的北方小山村过于闭塞，光花在回家路上的时间都要小两天，加上平时忙工作，好不容易放假，一心想着出去走走，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，结果家反而成为了“过客”，成为我最熟悉的陌生“人”。

在我的记忆里，母亲的眼睛是非常明亮的。母亲师专毕业，是十里八乡少有读过书的文化人，母亲和父亲是同学，两个人本该有更美好的前程，但因都是家里最小的孩子，哥哥姐姐外出打工，待他们毕业时，四位老人身体已经出了状况，不得已留在县城里教书。后来有了我们四个，父亲为了养家糊口，被迫辞去教师职务，外出修路盖房，母亲则搬回村里，从高中教师变成小学副校长。

我那个时候发育晚，学知识又慢又笨，煤油灯光昏暗摇曳，书本上的字像跳舞一般，扭来扭去，母亲在旁一边织着毛衣，一边精准地指出我们几个孩子的作业错误，我很怕母亲的眼光落在我身上，有时候甚至不敢直视她的眼睛。对待姐姐哥哥，母亲呵护有加，可我的错误经常会招来严厉批评，我觉得委屈，嫌母亲偏心。直到后来，我考上大学，父亲送我去学校报到的路上才告诉我，母亲之所以对我格外严厉，是因为她觉得我做事执着，做人执拗，最有希望考上大学，走出

山村。后来我跟母亲讲起此事，母亲笑着说，有吗？我早忘记了。

母亲的眼睛看人真准啊，我自诩读过许多有关识人的书籍，但跟母亲比起来还是有点关公面前耍大刀的意思。

大姐到了出嫁的年纪，在北京务工时，同一个工厂里认识了一个同乡人，两个人谈起了恋爱，关系相对稳定后，大姐告诉了母亲。母亲要求带这个男生回家看看，于是趁着一年中秋节放假，大姐和男生回了家。吃晚饭时候，母亲话不多，一直处于观察状态。我当时读高中，也略懂得一些人情世故，我隐约感觉母亲并不满意。

果然，饭后男生离开，一家人开始收拾碗筷准备中秋仪式，就在大姐搬桌椅的时候，母亲轻描淡写地对大姐说，你们两个不太合适，别着急，再看看。

母亲的话，大姐并没有听进去，相反跟母亲对着干。母亲也毫不相让，说你若嫁给他，这辈子别想进这个家门。

两个人僵持了大半年时间，有一天，大姐突然宣布要结婚了。这次母亲是真急了，她抄起笤帚，就向大姐身上打去，大姐一动不动，母亲边打边哭，打了几下，把笤帚往地上一扔，起身出去了。我们几个面面相觑，不知所措。

母亲虽然嘴上说了狠话，但大姐出嫁当天，还是一大早就开始张罗，招呼客人，催促饭菜，手脚麻利，活脱脱一个大管家。

当天的气氛很好，母亲也有说有笑，可我总感觉母亲的眼睛不再明亮，取而代之的是一团看不清的雾气。

此后多年，母亲帮着大姐带孩子，一个两个三个，家里有什么好吃的好喝的，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大姐。母亲时常对我们说，家里穷，你大姐受了太多委屈，以后你们出息了，一定要好好照顾她。母亲说这话的时候并没有看着大姐，因为那个时候，姐夫在外面有了别的女人，大姐的日子并不好过，母亲在背地里不知道偷偷地抹了多少次眼泪。

左眼睛手术很顺利，但右眼睛还要再等一段时间才能手术。手术结束的当天晚上，我给大姐打电话，她正在外面买饭，大姐说母亲一切都好，就是有点上火。于是我又打给母亲，安慰她放宽心，劳碌一辈子，就当给自己放次假。

母亲在电话里讲了很多，絮絮叨叨，她一会提起父亲，生怕他没饭吃，一会又提起她养的小动物，怕没人喂养。快挂电话的时候，我问她为什么上火？母亲沉默了一小会说，你大姐请假照顾我，她好不容易在饭店找了份打杂的工作，年关将至，万一被人家顶替了怎么办。

我给母亲转了一万元过去，嘱咐她请个护工，让大姐安心去上班。母亲说这个钱我给你大姐，我没事。挂掉电话，我的眼圈红了，母亲一生都在操劳，她的眼睛里没有任何人、任何物，却唯独没有自己。

住院小记

□媛媛

一个意外，把自己摔进了医院。

排了一圈的队，拍了个X光片后被医生告知：锁骨断裂，起码住院一周。

贝先生把我送到病房后就回家去拿生活用品、换洗衣服，去安顿女儿了，临走前一再嘱咐：“我回来之前，千万别乱动了哈。”

因为病房紧张，我被安排在了在一间6人铺的大通间里，男女混住。躺在病床上，煎我心的不仅是那钻心的疼痛，还有对如厕、洗漱的担忧！这间大通间里居然没有独立的病房厕所，竟然要和这层楼里所有的病人、保洁工人们共用一个厕所。就连起码的洗脸刷牙都是问题，虽然当时已过了中秋，但天气依然炎热，总不可能住院一周都不洗澡吧！

“唉，在家千日好，住院时时难。”是我在那时的一声叹息。

“哎，你还没吃晚饭吧？我儿子正好要去给我打饭，要不也帮你捎一份回来。”

焦灼的心被同房阿姨的这句主动关心缓解了些许。

而后，医生来和我商量治疗方法。因为害怕手术打钢钉，我选择了保守治疗，就是通过外部辅助手段利用人体自身的骨愈合生理机制让其自愈。

吃了医生给的止痛药后便迷迷糊糊地睡了过去。睡至半夜，大通间里又拉进来一个醉驾（电动车）摔伤的男性，听那叫唤声摔得很重，估计是粉碎性骨折了。于是后半夜就在他那叫唤声和醉话中睁眼到天明。

住院的第2、3天，在婆婆的陪护下辗转于各个检查室，把血检、尿检、B超、CT都做了个遍。这些天，病房里大家都是“我有不便你帮我、你有不便他帮你”，晚上痛到睡不着时，大家也会互相加油、打气，病痛是真的，大家素昧平生的这份情也是真的。

病痛稳定了点，那个醉驾男士的亲戚、酒友们来探病时的一番辩论让我深思。病房里的平静，也被他们的这场关于“活着”的讨论打破了！他经常和一帮哥们儿去喝酒，每喝必得喝醉！这次入院全面检查，显示他的身体已不能再这么酗酒，就在亲戚都劝他为了家人和自己把烟酒戒了时，他一个酒友的一番话让全场咋舌。

“我个人觉得生命无常，你永远都不知道明天和意外哪个会先到，所以我会选择珍惜当下，享受我活着的每一天。”

“那像他现在这样醉驾摔伤是在享受吗？每天喝得酩酊大醉，出事的几率相对来说是不是要高很多？”在冷场了几秒钟后，醉驾男士的表姐用柔柔的声音顶了回去。

是啊！所谓“珍惜当下”，从来都不是放纵自己的借口，而是带着对家人的责任、对家人的爱，认真过好每一天。

住院一周，也真实地感受到了医生和护士的忙碌，平日里护士们都是一路小跑地穿梭于医院的各个角落。

一次，我有些事想咨询主治医生，去了两次办公室找他，被告知今天他整天都有手术。晚上八九点，他来了办公室，耐心细致地回答了我所有的问题。

我觉得绝大多数医生都是有救死扶伤、妙手仁心的职业素养，只是有时我们有我们的焦灼、他们有他们的忙碌，处境的不同有时会让同理心欠缺。

一周后出院，走出医院大门深吸了一口气，空气中裹着桂花的香甜。健康真好，自由真好。



AI制图